

走进晋中，就走进了一部厚重的历史，走进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5天的时间，依次参观了榆次老城的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平遥古城、介休的绵山及张壁古堡、灵石王家大院等等。初时，我惊讶于那些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厚重的晋商文化，经典的庭院设计……不过，一趟走下来，最震撼我心灵的，却是晋中人优秀的品质。

晋中人重义、忠义，有着千古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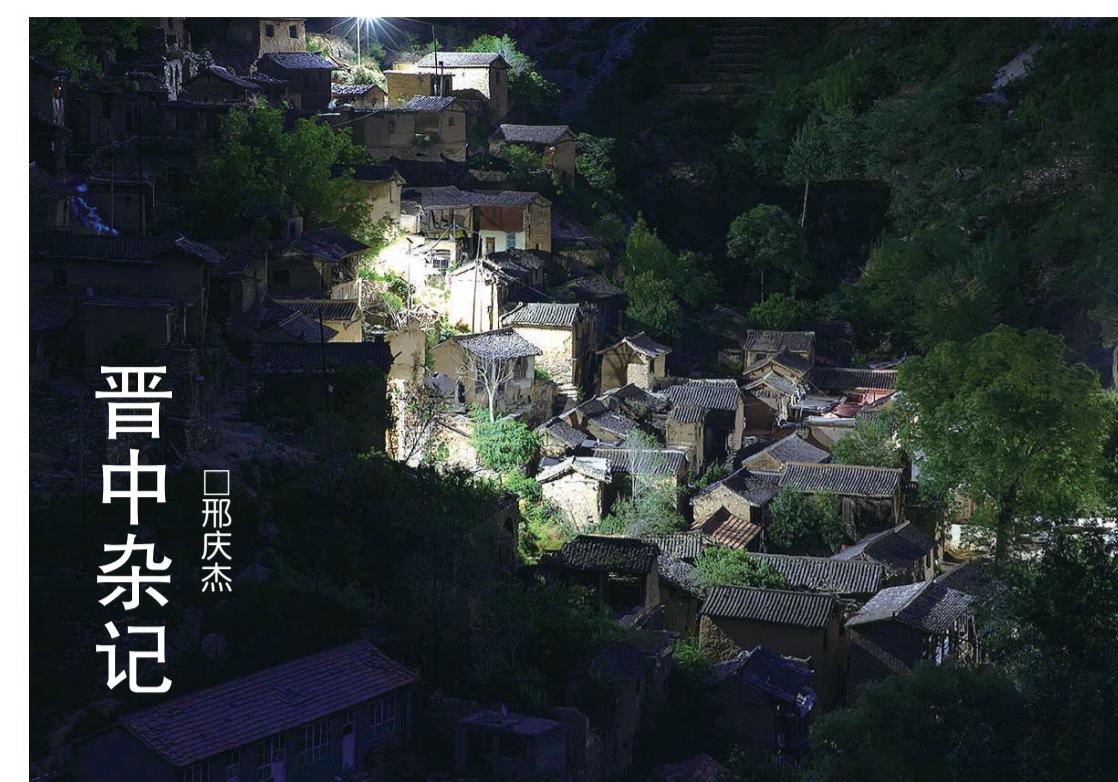
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过了19年的逃亡生涯。有一次断粮，快要饿死时，随从介子推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熬成汤献给重耳。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后来，重耳回乡变成了晋文公，在对功臣们进行封赏时，却惟独忘了介子推。但介子推丝毫不怨恨晋文公，带着自己的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知道后，十分后悔，先差人寻找，后亲自带人来绵山寻访。绵山谷深林密，晋文公找人心切，听从了小人计策，下令三面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大火烧了3天，也没见到介子推的影子。大火过后，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和介子推藏在树洞里的血诗。诗云：“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亿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介子推在重耳危难之际割股奉君，功成之后又悄然退隐，临死之前，还心系天下，留下血诗劝谏重耳做个好君王。人的忠义，介子推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在这件事上，人们都是赞赏介子推的忠义，却很少有人提到晋文公的忠义。为了纪念介子推，他先是从介子推遇难时身旁的那棵枯柳树上折下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同时，他还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把当地改名为介休。一年后，他又领着群臣素服登上绵山祭奠介子推。行至坟前，见那棵老柳树竟死而复活，枝繁叶茂。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掐下一条柳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一国之君，对于一个死去的臣子，能做到这样，足见其也是一个忠义之君。

清朝末年，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平遥票号东家赵易硕设在沙俄的分号的王掌柜一家13口均被杀害，只留下了他7岁的儿子作为人质，要价30万两白银。为了保住王家惟一的血脉，赵易硕抵尽家财，凑足了30万两赎金，并雇佣了同兴公镖局的232名镖师一起去救那个孩子。7年过去了，已经成长到14岁的王氏血脉一个人回来了，而赵易硕和他带走的232个镖师全部客死异乡。这不仅仅是一个晋中人的忠义，而是晋中忠义之士的群像。在这个悲壮的故事中，还有一群仁德之人，那就是广大的平遥人民。王掌柜遇害时，赵易硕尚未婚配，他知道此去九死一生，打算为赵家留下一条血脉之后再踏上那条不归之路，就决定公开选妻。此时的赵易硕已抵尽家财，床头金尽，而且也命悬一线，谁家的姑娘跟了他，都要面临守寡、守贫的困境。但善良忠义的平遥人仍然争着把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赵家，供他选择。可见，晋中人的忠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个大的道德环境下滋生的，并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晋中人给我的印象，除了忠义，其过人的处事智慧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位于榆次区的常家庄园，始建于乾隆年间，是一个集晋商文化、民居建筑文化、造园艺术为一体的旅游景区。电视剧《白银谷》《亮剑》《乔家大院》等都曾在此取景。园内深厚的文化底蕴、恢宏的建筑气势、精美的建筑装饰艺术自不必说，仅那遍布围墙、影壁、屋檐、长廊上的数百幅砖雕木雕也让人叹为观止。雕刻的内容多为花鸟鱼兽，人物图腾，风格或隽洁雅致或朴拙大方，都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最令我惊奇的是，这些作品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和战争炮火的洗礼，竟大都保存完好。它们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请教当地宣传部门的同志，不禁对晋



晋中杂记

□邢庆杰

中人的智慧心生敬仰。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打进榆次时，为了保住大院，常家大院的管家找到了一家德国教堂的神父，借来了一面德国国旗，挂在了大门口。因为战时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日本军队没有踏入常家大院一步，从而保全了大院的安全。

“文革”时期，常家大院被征作当地的敬老院，院里所住的老人们，大多是长征时期的老红军。为了保住大院的古典装饰，老红军们把所有砖雕木雕和装饰物的墙上都糊上了厚厚的一层泥，并用抹子抹平，在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红小将”们气势汹汹地来了，又垂头丧气地走了。那个时候，谁敢动毛主席语录？就这样，老红军们略施小计，就把这些珍贵的文物保存了下来。

再说一个票号的故事。

清朝中叶，中国产生的第一家票号，就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日升昌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被誉为“中国各大银行的‘乡下祖父’”。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使平遥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我有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参观，都不习惯随着大队人马行动，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参观“日升昌”的时候，我照例落在了团队的后面。在一个僻静的小甬道里，我偶然发现有一面墙的墙缝里，塞了不少铜钱儿，都露着一点边儿。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小小的铜钱儿是大有讲究的。这铜钱儿表面上的作用有两种：垫墙和炫富。其实垫墙的作用微乎其微，墙要是歪了，岂是薄薄的铜钱儿顶得住的？炫富倒是必要的。因为票号这个行业，是不能玩低调的，若是被人认为经营不善，就会出现危险的“挤兑”现象，离垮台就不远了。因此，这个行业流行炫富。但这些铜钱儿真正的作用却是考验新人的试金石。这个甬道是专供学徒走动的。日升昌的规矩是新来的学徒3年之内只管吃住，不发薪水。如果有人动了这些钱，掌柜的只是记录在案，并不揭穿和追究。但这些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是否能经得住唾手可得的铜钱儿的诱惑，是3年学徒期满后能否留用的关键。3年后，有人留下了，有人被以种种理由辞退了，但没人知道这和墙缝里的铜钱有关联。这就是晋商处世的智慧，

于不动声色中，试出了一个人的品质。被辞退的人，也保住了颜面，不会记恨票号。

晋中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壁古堡。因为在参观张壁古堡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又犯了“一个人走”的自由主义，独自一人走进了地下暗道。在里面，还遇上了另外几个“探险者”。我们在离地面10多米深的暗道里穿行了10多分钟，都有些不安了。这地下暗道约有两米高，仅容两人并行，纵横交错，隔不远就有一条岔道，我们越走心里越没底，想求援吧，手机都没有信号，只得硬着头皮，凭着感觉走下去。这时我想到，导游说过这地下暗道有10000多米长，如果走不对，就会在里面一圈圈地转……背上的汗就下来了。好在，不久前面就出现了光亮，大家都兴奋起来，加快脚步跑出了洞口。出了洞口，都无语了。洞口上面是几十丈高的绝壁，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山谷，竟是绝路。我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只得再退回到洞里。好在，不久就误打误撞到了出口，终于脱险了。

这个波折，让我对张壁古堡有了敬畏之心，之后就老老实实地跟在导游后面边参观边学习。导游是位老大爷，77岁了，却步履矫健、声音洪亮。跟在老人的后面，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张壁古堡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时期，它集古建筑文化、星象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于一体，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古代军事设防村落，古堡独特的地上明堡、地下暗道构造，据险居要的地理位置及外部地形构成了完善的军事设防，有里外五级军事防御设置，目前是国内仅存、世界罕见的古军事设防村落。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古堡大体转了一遍。看完之后，我惊叹不已：即使在今天，要依据现有地形，建造这样的一套防御体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1600多年前的晋中人在原始条件下，竟然建造出这么复杂又科学、庞大又完善的军事设防体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智慧！

晋中人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的开创精神，在这么一个貌似穷乡僻壤的地方竟产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还有神话般的大寨，曾经一跃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至今仍历历在目。

晋中是一个需要长久驻扎、沉下心来细细感受的厚德之乡。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文字的沙场

□李 蝉

写文章是一项基本能力，应付工作应绰绰有余。如果某一项工作需要纠结于文字，以文字来大张旗鼓、描龙绣凤，窃以为是这项工作出了问题。就个人体会，凡经手的工作都能够信手掂来、信马由缰，谈经验、谈体会、谈不足。

保持业余写作的习惯一方面是对文字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种自我勉励。年近不惑的女人，容易倦怠生锈、四肢不勤、昏昏欲睡。粗枝大叶的神经喝点心灵鸡汤足够安慰，缘何自讨苦吃？为完成“写”的任务而去读，去了解客观、打造主观。在40岁的年纪尚在键盘上敲点东西，保持着思辨的能力、个性与道统，是一种富有。

有人说写作的人大都有点怪，也许在我的身体里，也是一份“怪”在起作用。撞南墙撞得鼻青脸肿，吃尽苦头，这些也不去说它了。一个人不谙世事规则，却依然在希望的田野上瞎掰包谷。已经记不清参加过多场考试，拿了多少学历、证书，通过多少鉴定，我们的人生仿佛由一场场考试、鉴定组成，连接一个个车厢，组成一个个段落，拖着长长的汽鸣喉当哐当向前进。可是进入高铁时代了，一不留神又被甩到了身后。文凭热的风潮中已经是人手一证，一沓子论文没处可用。一个考场若有95%的人在抄，我也

属于被抄的那5%之列，这是个人的不幸。背单词的时候大约掉了3000根头发，是不是记住了3000个单词？而一旦城池失守，这3000佳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以健康、时光围栏饲养的知识量，为何在一场飓风过后，寸草不生、满目荒凉？

这种痛像海水一样将我淹没至冰凉。是的，在讥笑中挺直腰杆，安然地走自己的路，似乎懂得：一个人会被看不见的手所掌控，亦会面临生命的流失；被青春踢开，被情感抛空，被美貌疏离，被健康拉黑，可是女人依然有知识、有自尊、有气质。但当我看到，苦苦的索求不过是为应试制度作了无聊的殉葬，这份挫败打击了自尊与自信，伤不起，被知识和信念所抛弃。

只有文字没有背弃我，15年前写下的字还在那里，静静地躺着，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增一分减一分，依然纯情生涩，或者破绽百出，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状态，是怎样就怎样，没有人对它进行组合再造，没有PS美化的可能，有分量的文字禁得起时间的沉淀，是一个个台阶，从中可以看到自我的成长，在灯下沉思的光阴化蛹成蝶，终究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抖开思想的羽翼。

一篇稿件像一篇作业、一场考试，用了多少心力、是什么水平明明白白。受的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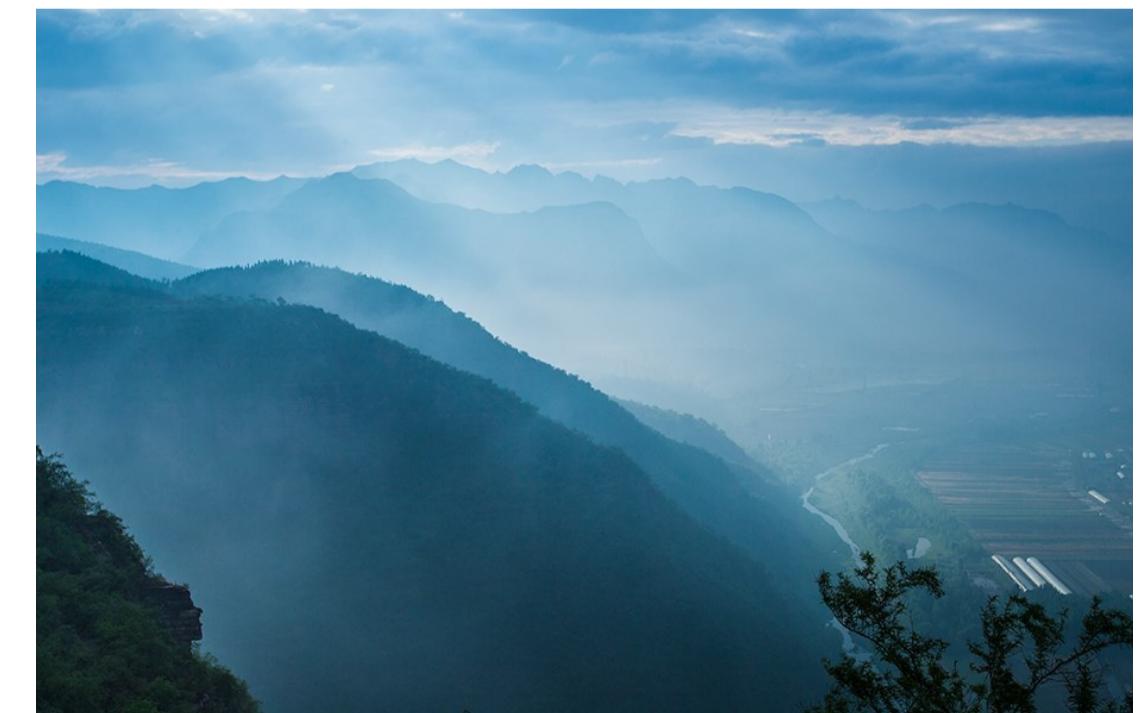
受的苦都在那里，要的心思、机巧也在那里，懂的人一望而知，会怜悯你的付出，哪怕是恨铁不成钢的着急。在文字的稻田里抽穗扬花，尚未结出饱满的谷粒，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比一张真实的成绩单更令人动容。我宁愿漫游于此而受够了亩产万斤的喇叭声，分不清麦穗，折杀了头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农妇。

文字像一条线，串连了生活的珠贝，修正了我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提振了个人的精气神，避免成为一名涣散的女子。自从码字以来，我的坐姿渐而规范，行为举止趋合大众，三寸戒尺高悬镜前，时时正衣冠、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自觉沐浴阳光雨露，勉力前行，加之骨子里的崇尚自由，大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范儿，说来是为文辛苦之路的回馈吧。

“你还太俗气”，朋友随口说。我将之视为花环。那些证书、荣誉灰飞烟灭，人到中年半山处，常挂在嘴边一句玩笑话“人过四十不学艺”，并以此谢绝任何考试。让尘嚣远离，文字就是最后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一个女人究竟能攒住什么？攒字儿，攒人品。以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一段话作结吧：

“对于志得意满的人们，文学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因为生活已经让他们感到满足了。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的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

文学会告诉我什么？我期待着，倾听。（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庄豹写

庄豹

酒，肉，朋友

□若 楠

刚进入7月，天气一下子就热了起来。晚上看天气预报，看着南方哗哗的大雨、台风、高温，哈尔滨无论如何算是一块福地啦，比起那些高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真是凉爽得不行，晚上20℃，白天最高也就30℃。散居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来问哈尔滨可以避暑吗？我说太能了，而且必须能！牢牢地记住了，没有比哈尔滨更适合避暑的地方了。这儿绝对是一座让人舒心的北方城市。

朋友们听了，立刻坐飞机来了。我的朋友们就这一点好，一律是性情中人，不矫情、不嫉妒、不小人，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就两个字，简单！这样有质量又有品位的朋友太难得，可遇不可求。也惟如此，我们大家都很珍视，每年不定时的，都会从全国各地汇到同一座城市，聊上一聊，玩上几天，吃上几顿，感叹一下，抚慰一下，开怀地疯几天，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家乡去，继续在各自五味杂陈的人生苦海中拳打脚踢。

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无疑是吃。说来哈尔滨的吃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特色，它不比南方美食的细腻、精巧、雅致、讲究，大东北的饮食总是显得粗糙实惠，原汁原味，不拘一格，似乎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的，这恰恰正是哈尔滨人的性格。

精心给朋友选了一个小店，是家韩国人开的小烤肉店，老板也是个年轻人，30岁多一点，恰好与我同龄，光顾几次之后，我们彼此就熟悉了。小小烤肉店是在半地下，在一所大学的对过儿。我在大学附近经常会发现一些物美价廉，而且很有特色的美食店。我猜这与当代大学生们“嘴刁”有关系。

去小店就餐须提前预约，就算是我这样的老熟人也不能例外，否则只能被拒之门外，而且店老板还会客客气气地劝在店门口等位的客人，这个韩国小老板会用地道的东北话：“那啥，去别家吧，别等在门口，让里面用餐的客人着急！”是啊，这个小小的烤肉店里只有7张餐桌，每天的中午12点才开门营业，而且谢绝4位以下的客人，这一点倒是让人有点想不通。

小小的烤肉店装修得虽说简单但很韩国，也很温馨。烤肉店的餐桌都是圆的，中间是一个韩式的烤盘，四圈儿摆着吃烤肉的各种配菜和佐料。与其它烤肉店相比，真是很特别，也让人觉得贴心。

我提前打了电话，订了位子，所以带领着朋友一进烤肉店就立刻被引领到订好的那张桌子那儿。桌子上已经事先摆好了免费的各种配菜和蘸料。几个朋友刚一落座，那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韩国小姑娘立刻就把菜单递了过来。朋友在菜单上逡巡了一遍说：“哥们儿，哈尔滨的烤肉也太便宜了吧，快，10块钱一盘，多来几盘，争取把往返机票钱吃出来！”朋友乐得前仰后合。的确，这样无心计的开怀，大约只有在这样的朋友面前了。

韩国老板看到我们有说有笑得这样的开心，也在柜台那里开心地笑着，并用东北方言对那个韩国小姑娘说：“丫头，快，再整两盘五花肉，赠送的，让他们可劲儿造啊。”我笑着对老板说：“哟，老板，您这东北话已经可以了，比您刚来的时候强多啦。”老板说：“是啊，都是在你们的教导下学的，啧啧，想不进步都难啊。告诉你们说吧，东北的骂人的话我也会几句哪。”我们听了都大笑起来。

两瓶真露、两瓶米酒、几盘烤肉，一帮好友再加上一个真性情的韩国老板，让哈尔滨的普普通通的下午变得格外有魅力起来。小老板索性也凑了过来。人年轻就是不一样，他一边喝着我们的酒一边羡慕地说：“看你们多好，朋友聚在一块儿，可我在韩国没有朋友。”我开玩笑说：“这很正常啊，你想啊，您一个当老板的，喝客人的酒，确实应该没朋友嘛。”老板苦笑起来说：“就算是我想请别人喝酒，可没有人赏光啊。说实话，我在那里不好，做错了事，没人再当我是朋友了。所以，我到了中国，这里没人认识我，我可以重新来过。”

听了小老板这样的一番话，大家都沉默了。我看着烤盘上嘶嘶作响的五花肉，一口饮尽了杯里的米酒。说的是啊，谁又没有一段伤心的往事呢？朋友的每一年一聚，不正是因了这一年里又积聚了几多伤心、几多惆怅，朋友才相聚过来，倾吐一下，在朋友的安慰中找回些正能量，再继续前行。只是，身边的这个没有朋友的韩国老板，究竟经过了怎样的伤心，才黯然地选择到异国来寻找新朋友的呢？我不想问，因为那一定是凄惨又不堪回首的吧。那一瞬间，这小小的韩国烤肉店里，弥漫起一缕淡淡的哀愁。

从小小的烤肉店里出来，已经是薄暮时分，小老板站在小店的门口看着我们走远，突然间，小老板冲着我们喊：“朋友，下次再来啊！有便宜的五花肉啊！”喝得微醺的几个朋友相视大笑。看来又多了一个不矫情、不嫉妒、不小人，有真性情的异国朋友。

有酒、有肉、有朋友，人生的好滋味不就在哪里吗？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